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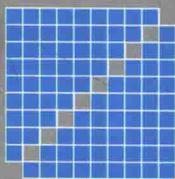
孙绍振



演讲体散文

演说经典之美

孙绍振作品集
演讲体散文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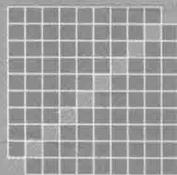


孙绍振 著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福建教育出版社

孙绍振
品读系
列

演说经典之美



孙绍振 著

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教育出版社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演说经典之美/孙绍振著. —2 版. 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17. 4

(名家讲谈)

ISBN 978-7-5334-7679-3

I. ①演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文学研究—文集 IV. ①2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63602 号

Yanshuo Jingdian Zhimei

演说经典之美

孙绍振 著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(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: 350025 网址: www.fe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: 0591-83779615 83726908

发行部电话: 0591-83721876 87115073 010-62027445)

出版人 江金辉

印 刷 福建壹度印刷有限公司

(福州市晋安区健康村赤桥路 228 号 邮编: 350012)

开 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6.25

字 数 390 千字

插 页 2
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4-7679-3

定 价 49.00 元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社出版科(电话: 0591-83726019) 调换。



中学时代



大学毕业在南京



在现代汉诗会上发言



在讲话



在绍兴禹陵村桥上



接受祝福



在上小学的桥上



和钱梦龙先生在一起



在台北师大



在自家门口

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，他的作品，全部就说明着“应该怎样写”。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，也就不能领悟。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，是必须知道了“不应该那么写”，这才会明白原来“应该这么写”的。这“不应该那么写”，如何知道呢？惠列赛耶夫的《果戈理研究》第六章里，答复着这问题——“应该这么写，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。那么，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，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。在这里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。恰如他指着每一行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——你看——哪，这是应该删去的。这要缩短，这要改作，因为不自然了。在这里，还得加些渲染，使形象更加显豁些”。

——鲁迅《且界亭杂文二集》

总序

上个世纪末，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，我介入了中学语文教学的论争，此后又担任一套初中语文教材的主编，该教材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为了给老师们编写教学参考资料，编委会同仁按课文收集诸多“赏析”文章，分类编排。此乃常规做法。但是，在阅读了诸多“赏析”文章后，深感其陈腐、谬误比比皆是。乃决计另行写作。其时赖瑞云教授忧心以告，课本六册，文三百余篇，其量甚钜，君年逾七旬，恐不胜其劳。余决意试之，出乎意料，数年之间，完成三百余篇之解读，且深得一线教师之欢迎，继应约为高中各版作解读。据赖瑞云教授统计，十余年间，积六百余篇。《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》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）所收，乃是其中部分。付梓之时，责任编辑成知辛先生嘱为序。考虑到书中个案分析，有授其鱼的局限，乃有授其渔的构想，在序言《文本分析的可操作性》之中，提出“还原”和“比较”范畴，具体化为：一多种形式之比较，二情感逻辑的还原法，三价值的还原，四历史的还原和比较，五流派的还原和比较，六风格的还原和比较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还原和比较得到一线教师的热烈响应。

然余仍感此等操作性方法，缺乏系统理论高度。乃将曾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所讲之《文学创作论》之录音，请研究生郑昀、张宏怡整理成文档，经余修订，交广西师大出版社冠以《文学性讲演录》之名出版。

此书之宗旨，乃是鉴于将文本解读依附于美学的主客二元结构，系不得其门而入之根源，乃将其重构于创作论。提出形象非主客二元结构，乃

是主观、客观和形式规范的三维结构。以此为基础原则，突破黑格尔权威之内容决定形式，结合康德的审美价值，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学文本解读理论基础。经过近十年之追踪实践，发现文本解读之个案分析，与创作论固然有联系，但仍然有独立性，有其特殊规律，乃于近日进行大幅度修改，将解读论与创作论结合，乃成《文学解读基础——孙绍振课堂讲演录》。

然中学语文课文均为个案短章，不免限于微观，不以宏观视野与之互补，则难以深入。所幸自本世纪初，连年于东南大学讲座，论述均为长篇巨制。更幸者，东南大学学子及工作人员有心，十余年来，皆有录音，且不惮辛劳，一一据之转化为文字。余乃将其修订，补充，遂成《演说经典之美》和《演说〈红楼〉〈三国〉〈雷雨〉之魅》之姊妹篇。宏观结合微观，一来以饗读者，二来遂我心愿。二书每篇之后，记录整理者，除个别佚名而外，皆有姓名，以示感激。非此等有心人之不辞辛劳，余十余年所述，现场之欢笑，于振动空气之后，如美国小说所云，*gone with the wind*，随风而去也。

此次，福建教育出版社将上述四书辑成“孙绍振解读作品系列”出版，也算形成对作品解读的一个相对完整系列。

孙绍振

2016年9月17日星期六

自序

演讲的智慧与散文之谐趣

—

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姜耕玉教授，是他把我介绍给东南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心。匆匆忙忙路过南京，第一次上台连讲稿都没有，凭着记忆讲了一些中国古典小说和诗歌的艺术奥秘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受到欢迎，从那以后，每年都受到邀请。连续不断的厚爱，让我深感荣幸。东南大学早在五四时期就是名符其实的东南学术重镇，能在这样的学府作讲座自然有一种成就感。在这里受到欢迎，更是一种赏心乐事。当然，年届七十，年年往返，不辞劳顿，也是为陆挺先生的盛情所感。这个青年人显然对自己的工作，有着极其严肃的责任感，他对讲座的选择是严格的，对各路学者口头表达效果的品评，很少世故的奉承，相反，常常是直率中带着几分天真，有时令人不禁会心而笑。当他在会上宣布，明年请我开一门选修课程时，学生的掌声，令我想起台湾诗人的诗句：掌声如群鸽飞起。他在邮件里的一句话，我一直感到很受用：“直到最近，我才明确，那就是和我们有如此渊源的专家恐怕就只有你一个。”

连续六年的讲座，可谓与时俱进，最早在浦口教室里，后来到本部吴健雄纪念馆报告厅，如今又在九龙湖新校区人文讲堂。我不但见证了东南大学的跨越式的发展，同时也见证了人文素质教育从规模到内涵的日新月异。讲座已经从最初的默默无闻，变成了后来的著名品牌。不管是瓢泼大雨，还是寒风凛冽，校内校外的爱好者，总是济济一堂。

到高等学府讲学，在我并不是稀罕的经历，但是，东南大学对我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吸引力，冥冥之中还是一种亲和力，那里的学生，那里的听众（包括从外部闻风而至的）素质之高，本来就令人惊叹，这几年更是蒸蒸日上，我在台上的发挥，越来越得心应手，有时竟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觉。我要承认，我的讲话语速比较快，加上有时涉及某些前卫理论，一般水平的听众要跟上我的思路，达到和我心领神会的境界是不容易的。但是，东南大学的学子，反应之快，有时近乎禅宗顿悟的程度。每有隐含的机锋，意在言外的幽默，他们莫不心有灵犀，瞬时在我留下的逻辑空白中和我会合，时而会心而笑，时而满堂开怀。当我的笑和他们的笑融在一起，我体验到在其他大学作讲座很难享受到的幸福。

最使我感动的是，讲座六年，所讲的一切，大都忘却了，只剩下电脑里简朴的提纲。绝对使我又惊又喜的是，东南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居然把录音全部整理成文。将近三十万字的篇幅，要耗费多少精力和心血啊。当我完成了这部演讲录的文字工作的时候，不能不从心底对那些年青人表示感谢。我希望本书的读者不要忽略他们的名字：

胡秀娟、游奇伟、王梦、商增涛、阎孟华、李国元、尤萌、赵丹、李福建。在他们之中，尤其是李福建，他还把文字作了初步的梳理，这就减轻了我许多负担。当然，我还要对我的朋友毛翰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，是他替我作了最后的校订，纠正了一些文字上的疏漏。

我衷心地告白，没有他们的辛劳，这本书根本就不会存在。

二

把这本演讲录音修改、补充成一个可以印行的稿子，其艰巨性出乎我的想象。记录稿里，逻辑中断，语法欠妥，修辞不当的地方可以说比比皆是。有时，情况严重到令人害羞的程度。真是有点不敢相信，这居然是自己的讲话记录。连续六年的演讲现场，自己感觉一直是挺美的啊，反应活跃，掌声、笑声不断啊，东南大学素质教育方面的负责人士陆挺先生也屡屡告诉我“效果奇佳”。

等我把这个原始而粗糙的录音稿整理完毕，才明白过来，口头演讲和学术论文不同。学术论文是严密的、精确的，但是，如果把它拿到会场上上去抑扬顿挫地念一通，其结果肯定是砸锅，原因就是学术论文是研究的结果，没有现场感，没有交流感，它只是单向地宣示自己的思想成果。而演讲却不是单方面的传达自己的思想，而是和听众交流。讲者和听者的关系，不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，而是在平等交流，是共创的关系。不管后来记录的文字多么粗糙，只要有现场的交流互动，有共同创造的氛围，效果就非同小可。现场交流，不仅仅是语言，而且包括无声的姿态、表情等等全方位的身体语言，甚至潜在的心灵暗示都会有助于强化心领神会的氛围。宣读论文是严正结论的告知，语言是现成的，而演讲则要展示过程，思考的过程，选择词语的过程，观念和表达猝然遇合的过程。过程就不是现成的，你在台上，要尽可能地把初始观念、朦胧的语意、定位的犹豫和豁然开朗的喜悦和听众共享。现成观念宣示是单向静态的，而生成过程则是双向动态的，有时听众笑起来，并不完全是欣赏你的才智，而且也是意识到你的灵感，正是他们的反应所激发，你不过是迅速抓住了那电光火石瞬间，让语言及时投胎而已。

正是因为这样，在记录稿中，一些逻辑的断裂和语言的空白，在现场似乎并不存在。回忆起来，这些空白大都由一些心领神会、无声的姿态和眼神等非语言的成分填充到饱和的程度。西方有一种说法，在现场交流中，有声语言的作用仅仅占到百分之六十左右，其余都是无声的、可视而不可听的信号在起作用。如果这一点没有错，那么世上就没有绝对忠实的记录稿，损失四成以上的信息是正常现象。即使有了录像，可视形象得以保存，效果仍然不能和身临其境相比。这是因为，交流现场那种共创的氛围，那种双方心有灵犀的精彩是超越视觉和听觉的。正是因为这样，任何电视教学，都不能代替现场课堂教学。

这样，我就不由自主地被推向一个理论性的思考，那就是演讲作为一种文体的特点。

演讲，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，但其特殊规律的研究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我们的领导、教师、经理可能多达几千万以上，

在他们工作、生活中，演讲（作报告），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但是，在我们的集会上，在我们的课堂上，把演讲与写文章混为一谈的习惯势力从来没有受到挑战，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会议，念讲稿，眼睛不看听众，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常规。从理论上来说，这就混淆了为文与演讲的最基本的界限。在西方，演讲从古希腊罗马时起就是一门专门的学问，由于造纸技术落后于中国，演讲曾经是一门显学，就是在当代美国，在中学和大学课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。中国由于造纸技术的早期发展，把先秦诸子的口头游说忽略了几千年，造成了如今念讲稿的风行神州大地。对于演讲、讲座、讲课规律的轻视，造成了普遍的盲目无知。似乎演讲、讲座就是书面研究成果的传达。语音是唯一的媒介。其实，这是很片面的。早在古代希腊，人家就指出了，演讲打动听众的资源有三个方面，一是诉诸人格的说服手段（ethos）；二是诉诸情感的说服手段（pathos）；三是诉诸道理的说服手段（logos）。我们流行的念讲稿，却是把人家的三轮子的车子变成了独轮车。只要有起码的实践经验，都不难体悟到光凭诉诸道理的 logos 在台上是如何的尴尬，只有把讲稿放在一边，把诉诸人格的 ethos 和诉诸情感的 pathos 调动起来，才有希望形成比较热烈的交流。

念讲稿，就是见稿不见人。演讲的道理，是人的道理，最动人的论断、用语，都和人格密切相关。演讲的人格，就是现场的不断变动着的语词、表情、姿态、躯体动作等。拿着稿子念，就把眼睛挡住了。而眼睛，是灵魂的窗子，恰恰就是最主要的交流渠道。美国卡耐基演讲术，甚至要求，演说都要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觉得，你看到了他，你的眼睛在和他作无声的交流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其间隐含的道理很值得深思。

正是因为这样，修改记录稿的任务，其实不仅仅是文字上的补充和订正，而且是交流的、共创的氛围的恢复。

作为一种交流文体，演讲语言和学术语言有着巨大差异。当时我这样讲到曹操：

《三国演义》，虚构了曹操（被陈宫逮捕以后）在死亡面前，大义凛然，英勇无畏，视死如归。他慷慨激昂地宣言：姓曹的世食汉

禄——祖祖辈辈都吃汉朝的俸禄，拿汉朝的薪水，现在国家如此危难，不想报国，与禽兽何异啊？也就是，不这样做，就不是人了。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——你们这帮小麻雀哪里知道我天鹅的志向啊！今事不成，乃天意也——今天我行刺董卓不成，是老天不帮忙，我有死而已！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容英雄的话语来说，就是在死亡面前，面不改色心不跳啊。这时候的曹操就是这样一个英雄，“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，完蛋就完蛋！”（笑声）没有想到，他这一副不要命的姿态，反而把人家给感动了。陈宫感动到什么程度？这也是虚构的，说：“我这官也不当了，身家性命，仕途前程，都不要了，咱哥们就一起远走高飞吧！”从文学手法来说，这叫作侧面描写，或者用传统的说法叫作烘云托月，也就是写曹操，却用他在陈宫心理上的效果来表现，把曹操大大地美化了一番。

讲的是一千多年以前的政治斗争，如果完全倚赖古代语言，则可能导致现场听众毫无感觉。相反“拿汉朝的薪水”，“就不是人了”，“老天不帮忙”，“面不改色心不跳”，“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，完蛋就完蛋！”，“一副不要命的姿态”，“咱哥们就一起远走高飞吧”，等等，这样的语言显然不是学术语言，甚至不是书面语言，而是当代日常口语。挑选这样的语言来表现古代的事情，是因为，原本的书面语言比较文雅，难以激发现场听众的反应，而当代口语则不然，它与当代生活和心理体验有直接的联系，因而，比较鲜明，比较明快，听众的经验和记忆比较容易迅速被激发。“面不改色心不跳”，“完蛋就完蛋”，“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”，“哥们”，绝对是曹操当年的人士讲不出来的。这里，最主要的不是回到古代，而是带着当代的话语经验进入古代历史语境。工作就分成两步：第一，先要迅速唤醒当代的感觉；第二，形成某种对于古代观念的趣味性描述，在这里，不可忽略的是，语言中带着反讽的意味。再举一个例子：

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不教天下人负我。这就是恶棍逻辑。我已经无耻了，不要脸了，我不承认我是人了，你把我当坏人，把我当禽兽好

了，当狗好了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用某些流行的话语来说，就是，我是流氓我怕谁！（听众大笑、鼓掌）

当代口语的反复叠加，好处就是把它挟带着的感情强化到淋漓尽致的程度，保证其超越了古代语境，能把演讲者与听众的互动效果推向高潮。我们的教师、学者在讲课、做报告前，明明早已有了著作，有了讲稿，为什么还是开夜车备课呢？主要就是作话语转换，把书面语言，转换成口头语言。口语当然不如书面语言严密，但是，他挟带的情感色彩，能够迅速引起共鸣。一般地说，听众的地位、心态和演讲者不同，进入会场之前，心理距离是极其巨大的，首先就是对于演讲者的陌生感，其次就是对于题目的陌生感。最严重的还是，各人心里有各人的快乐与忧愁，家家都有一部难念的经。这就使得他们和演讲者期待其高度统一的凝神状态有极大的距离。演讲者必须在最短时间里，把他们五花八门的喜怒哀乐挤出脑海，以期缩短演讲者与听众的心理距离。古代的事情，离他们的切身感受很远，再用古代汉语来讲述，等于是距人于千里之外。用当代口语叙述古代的事情，不但把听众带进当代，而且把听众带到现场，让他们从你的用词中，感受到你的智慧和机灵，他们的陌生感才可能慢慢淡化，和你之间的心理距离慢慢缩短。

陌生感是交流之大忌，陌生产生隔膜，隔膜就是漠然，不为所动，就是互相没有感觉，书面语言，尤其是学术语言的过分运用，或者滥用，在演讲现场，容易造成隔膜，尽可能少用系统的书面语言，穿插种种当代口语，有利于缩短演讲者和听众的心理距离，使之在感觉上趋向认同。

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里讲到诸葛亮奉了刘备的命令，到东吴去说服孙权、周瑜和根本没什么部队的刘备（只有一两万人吧）联合起来抵抗曹操。就在人家的会议厅里边，见到曹操的一个来使带来曹操的一封信，叫孙权投降。当然这封信写得水平也是很低，根本没有曹操的水平。你拉拢人家投降也写得稍微客气一点，也要有点诱惑力嘛！这个曹操写的信怎么写呢？你赶快投降，孙权！你不投降，“无智无

虑”，不管你有没有头脑，不管是不是聪明，统统地悉皆斩首——你如果不投降，我一到就不客气，通通的，死啦死啦的。（听众笑）孙权看了这封信，身为江东一霸（他的坟墓就在你们南京，明孝陵的边上，吴大帝墓），这样一个大帝啊，讨虏将军啊，看了这封水平很低的信，怎么样？居然吓得浑身流汗。汗流了多少呢？“衣湿数重”，把衣服都湿了几层，这要有多少汗啊！（听众笑）我看肯定还有些其他的排泄物了。（听众大笑）

这里拉近的方法是：第一，是尽可能地把感觉遥远的事情往听众的感觉经验近处拉，吴大帝的坟墓就在你们南京；第二，把套语转化为具体的感觉，“衣湿数重”，不但有汗，而且有其他的排泄物，还有红色电影里的日本鬼子的话语“死啦，死啦的”。这些话语的运用，其目的就是要把演讲者和听讲者之间的感觉合而为一。感性口语运用，就是遇到要上升到理论，也不可不坚持。如说到《三国演义》曹操杀吕伯奢的情节：

从艺术上来说呢？这样的虚构好在哪里？好在写他原来不是个坏人，是个好人，大大的好人，英勇无畏，慷慨赴义，这样一个热血青年后来却变成了坏人、小人、奸人。《三国演义》的了不起，就在于表现了其间转化的根源在这个人物的特殊的心理。这个好人，义士，心理上有个毛病：多疑。

就是讲比较抽象的理论，也不能用太多的理论语言，因为太抽象不容易理解，也难以感觉。这里的“好人”，“坏人”，就是要把抽象的语言变成感性的口语，把判断明快化，逻辑单纯化。为了单纯化，还把句法也单句化了，完全是简单句，短句，连接词统统省略。但是，在推理的时候，不惜作些排比重复（不是个坏人，是个好人，大大的好人，英勇无畏，慷慨赴义），这样可以加强感情的分量，又可以减缓节奏，为什么？和听众一起思考。

我们看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、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和尚西天取经，一路上，都是打出了生活的常规的。妖怪很多，一个个妖怪都想吃唐僧肉，孙悟空顺利地把它打倒，打不倒、打不过，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找观世音，妖怪再胡闹，观世音就把它消灭了。再往前进，又碰到一个，老叫观世音不好，就再换一个人，如来佛，又把妖怪给消灭了。（听众笑）可是读者却连妖怪的名字都忘掉了。因为，在打的过程当中，孙悟空、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和尚的精神状态，有没有什么变化？没有什么变化。都是同心同德，一往无前。这就不是好的情节。但是，有一个妖怪我印象绝对深刻——白骨精。当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女妖怪。前排的女同学不要见怪，我对你们的印象比她还深。（听众笑）

从理论语言来说，这是比较啰嗦的，很明显，这是有意为之，这么不厌其烦、反反复复，一些地方，还插入了一些自问自答，这在论文中，可能是多余的，但在讲座中，则有一种提神作用，同时也可以放慢推理节奏。面对东南大学这样重点大学的学生，这不是太婆婆妈妈了吗？不然，为了保证交流的全面性。会场上，几百人，你不能光和那些素质高，理解力强的、反应敏锐的听众交流，那样的人士最多只占三分之二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士，你落下他们，他们就可能要开小差，要做小动作，还要发出蜜蜂一样的声音。因而，需要等待。怎么等待？不能停顿下来等待，用层层推进的办法，语词分量不断加重、观念在排比中推进。这样，已经理解的，因为强化的层递性，理解加深了，不觉得重复啰嗦，而不那么敏感的，也可以在强化的过程中赶上你的速度。一旦可以下结论了，可以很干脆，不一定要拖泥带水，可以下得很明快，很果断。因为，结论在层层推理的后面，是演讲者和听众有序互动、共同思考的结果，而不是像某些论文，先把结论亮出来，然后举例子。先下结论后举例子，可以说是演讲的大忌。结论有了，听众从根本上就停止思考了，也就无法交流互动了。

在这些方面做得到位，可以保证交流的顺畅，但互动、互创的氛围还不一定饱和，还不一定达到高度和谐。为了创造出高度和谐和互动的氛围，就得有一点趣味，通常我们最为熟悉的是理趣和情趣，演讲的内容虽

然是理性的，为了吸引听众，当然要争取把事情和道理讲得有趣。一般地说，这就是理趣。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，其最后说到民有、民享、民治 (of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)，不但道理深刻，而且文字上，把那么复杂的事情，只用介词微妙的变化来表达，就充满智慧的趣味，这就叫作智趣，或者理趣。但是，光有理趣，或者智趣，很难形成现场交流的持久专注。现场的互动，需要更强烈的趣味，那就是情趣和谐趣。情趣当然是很重要的，马丁·路德·金的《我有一个梦想》，就用排山倒海的排比句，来表现激情，进行“煽动”。他面对十万听众，不这样不行。他不能不把情绪极化、强化，强调黑人的要求很小，林肯早有承诺，但却拖延了一百年，至今没有兑现。这种风格，应该说，更适合于政治鼓动，而且如果没有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，太过强烈、持久的煽情，会造成疲倦。而学术思考，要引人入胜，过度的抒情和鼓动，肯定是不宜的，抒情往往夸张，容易变成滥情，一旦导致滥情，很可能倒胃口。在当今的历史语境下，人们对夸张的滥情是反感的，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说，学术演讲，似乎应该更多地依赖谐趣，也就是幽默。

《西游记》和《水浒传》(英雄仇恨美女)有所不同，它所有的英雄，在女性面前都是中性的，唐僧看到女孩子，不要说心动了，眼皮都不会跳一下的。在座的男生可能是望尘莫及吧，因为他们是和尚啊，我们却不想当和尚。孙悟空对女性也没有感觉。沙僧更是这样，我说过，他的特点是，不但对女性没有感觉，就是对男性也没有感觉。(大笑声) 不过唐僧是以美为善，美女一定是善良的。孙悟空相反，他的英雄性，就在于从漂亮的外表中，看出妖，看出假，看出恶来。可以说，他的美学原则是以美为假，以美为恶。你越是漂亮，我越是无情。和他相反的，是猪八戒，他对美女有感觉，一看见美女，整个心就激动起来。他的美学原则，是以美为真。不管她是人是妖，只要是漂亮的，就是真正的花姑娘，像电影中的日本鬼子口中念念有词的：“花姑娘的，大大的好！”(大笑声) 他是中国古代小说中，唯一的一个唯美主义者。(大笑声) 三个人，三种美学原则，在同一个

对象（美女）身上，就发生冲突了。

这里的幽默感来自两个方面：一是，把事情说得和原文发生语义上的歪曲解释，如分别给《西游记》中三位主人公三种“美学原则”，而且把猪八戒说成是“唯美主义者”。这在学术论文中，是绝对不容许的；二是，来自于对听众进行轻度的调侃，前面一段，把对白骨精的印象深刻和前排的女同学相比，而且请她们不要见怪，“我对你们的印象比她还深”。这一段说在座的男生见了女性绝对不会像唐僧那样无动于衷。这在学术论文中也是绝对不许可的，然而在演讲中，却是交流互动的亮点。

幽默在学术演讲中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其难能。其原因是，学术理性所遵循的是理性逻辑，是讲正理的，是要符合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，而幽默逻辑是一种“错位”逻辑，讲的是歪理，是超越形式逻辑的辩证法的。我国相声艺人有言：理儿不歪，笑话不来。在演讲中，把正理和歪理，把理性和诙谐结合起来，不但是需要水准而且是需要一种把话语个人化的勇气的。在讲到中国女娲造人的神话和《圣经》上帝造人时，我得出结论：西方是男性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人，我们是女性（女娲）英雄创造了人类，接下去这样说：

当然，这一点不能说绝了。因为我们的汉字里，还有一个字，那就是祖宗的“祖”字。这个偏旁，在象形方面，是一个祭坛，而这边的而且的“且”字，则是一个男性的生殖器的形象，里面的两横，就是包皮，很形象的。（笑声）不要笑啊，我据很严肃的学者考证啊，它的确是在座男同学无论如何，都要认真遮挡起来的那个部位。（笑声）这在今天来看，是很不严肃的，是吧？但在当时可能是很庄重的，是受到顶礼膜拜的。这玩意儿，有什么可崇拜的？可了不得啦！庙堂里那些牌位，包括孔庙里，祠堂里那些牌位，包括我们所有祖先的，为什么千篇一律都是那样一个样子？你们想过没有？就是因为，它仿照而且的“且”啊！（笑声，掌声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不管是皇帝，还是老百姓，都要向这样而且的“且”磕头的啊！而且……